

新斥繁昌記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65



序

田

素好作書。字。而。且。如。此。其。長。
晴。顏。於。而。且。如。此。其。長。
垂。以。之。稱。然。思。之。如。此。其。長。
乃。身。在。此。亦。在。此。亦。在。此。其。長。
光。亦。在。此。亦。在。此。亦。在。此。其。長。
亦。不。能。以。賦。相。也。其。長。
平。白。錄。其。長。

去至天屬壽師美酒
費詩約光毫自能我
紀年一孰得子先風情
後博可已望而我誠可
克也亦亦在者月望得
將窮雪直來首與諸
子講經義深素之信

燈火時親細酌香傳
身動動華一垣里記亦
同見代梅君之賦後之
賢見之領彼之可也無而情
我可應社子惟大野野純
小島五宗古舟一報德
白舟時中一石田育法味方

吾國角有竹人穀可西也
安以系來

丁於新老人

若梅生書



新斥繁昌記

江戶癡人

靜軒著

丁巳文庫



之為州東南皆山西帶海而北走所謂沃土千里百
二之國米山嶺自海崛起橫絕州之中央嶺北隔十數
驛彌彦角田兩岳屹立聳空阿賀川自奧來信濃川自
信至聞信濃川合八千八水到新斥而入海新斥原一
沙嘴舊稱船江桑海之變沙漸隆地漸振明曆年間民
棄原村徙焉原村今不詳其所當時開莽者三氏曰齋藤曰宮
川曰伊藤伊藤氏太平之澤被及海隅入戶漸密生齒
漸滋萬治年中開渠控信濃川豎三橫五以界坊船隻
之便四方往還坐而達街南為頭北為尾五道分達西

一道曰寺坊以佛刹櫛比也其東一道曰古坊此為驛路又東二道曰片原曰新坊或曰坊極東一道曰他門坊凡三十餘他門東北隔渠得二洲曰柰林曰毘沙門人戶通計一萬寺坊之西瀕海有村曰寄居負龍推出推即海佐渡島可換矣是此港之槩略也

古坊除四而二三五六皆妓館也錚錚者聚居焉屋宇寬宏華潔壁間掛寶軸爐上裊香烟繡幃深者錦褥疊堆視之都下不甚讓步方今色藝並選歌妓以貴準京都祇園之式售藝色從乃非豪農鉅商則不肯定情以故衆妓自立其下風不能抗禮也雖然有意氣而名噪者執本位不敢降云次錚錚者住熊谷

坊不主歌曲多接船客卑滑妓所聚曰脫弁小路略與江都稱切肆者同格他似娼而非者曰被薦似孀而非者曰後家聞昔者無有娼妓寡婦無依者陪酒奉情是為土妓之起本今則後家殆絕種世所謂八百八孀存名耳鄉典不使被薦穿美服後家則剝眉別之八百之稱今不詳其由或言取諸八千八水或言不過稱數之多與呼菜肆曰八百同或然矣妓皇齒為重典衣飾一新壽儀之費聚上百金云

燈節

漢土以三元正月七月為燈節趙宋之世殊重之而正月最盛
皇朝張燈單用七月稱照祖先冥途蓋出於

浮屠氏蘭盆之說而與漢異義江都吉原街彩燈雖起於妓玉菊之事亦緣蘭盆之義諸方海口鬪燈稱港祭新斥燈節是也亦用七月自朔至七日每坊製一大燈爭出新奇數人舉移襦鼓取勢闔肆廢市設金屏風鋪紅氍毹排宴觴客晝間用山棚代燈夜分殊雜香人影闐街鼓聲轟天所謂不夜城燃萬枝之燈欠五更之眠第七日晝集衙門外遂循行坊間出海濱而罷至濱則天明

盆踊

燈節既過其十四五六一連三夜男女混雜團樂舞蹈益昔者諸州皆有之而越最盛遂到今不廢各裁新衣

爭美粧束紅聯紫翮結隊競舞雖不如演戲萬變盡態其揮手扭脚履短合節十亦一身萬亦一態堪取賞觀謳亦不過一曲節美音者一人爲引大家從和千亦一喉萬亦一腔歌有數種其一曰御祭渠兮白山祠家業覆兮上窮時土音極活所謂桑間能蕩人心邂逅相遇適我願采唐於其間者多冶遊之子必携狎妓往鴛鴦顧步迷蝶雙飄衣同其色以照驕奢土俗之習不止幼穉少年爺亦狂婆亦顛連僧連祝恚心也似莫不入夥貧不能爭美者俗而臂架裝僧而飄長袖或負筠籠或被蒙薦奇怪百出箇箇取笑那邊舞罷這邊謳起矜色取重者坐宴不出酒酣矣熬不過亦投袂而起七十四

橋將蹋頰三十餘坊危顛覆

古坊

越多生女而多美蓋以其土位陰也妓女溫藉略似京女郎而粧色則學江都歌曲亦然溫而無如縱情客薄倖此則與江都反捉負心加呵罰典衣領送情實無有也某言越女美則美不堪土語不雅冊息夫人可予曰西施生于越真妃生于蜀果知音吐不齊魯吳王猶亡國明皇亦覆天下舌豈害色乎聞妓厭客推病而去鴛母冷值不可予曰其職亦由天不共何然某曰未矣他方娼妓或受身值不送情意使客通夜抱後庭較之乎初推病孰非士素餐不

如農食力予曰善妓之母大概假母真母亦有之聞前尹惡其教倫下令禁舊親生之女是固道理雖然萬俗之結習有理難推者聞與羽之俗十家生兒九家溺之既育伯仲雖富戶亦不洗叔季國主給俸仍不能禁之豈不理難推乎越俗與之反處女受胎雖不知其所私為誰亦必舉之以故不唯多女男亦多按越人專奉佛慈仁戒殺之所致與然則佛之利益亦大獨怪其俗毀父母靈位一心唯念彌陀是亦數倫之大者比舊親生之女不更可惡乎一美一惡俗尚之結難解者世蓋多矣故曰禮從俗

世界之大何事不有不止售子售妻亦有崔氏教坊
記云蘓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逸才若五奴輒隨
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飲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
飽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銀燭吐光金盤逞色玉膾交陳珠璣雜排紅鬢次獻傑
味香鮮又薦淡羹傾金樽飛兕觥粉頰圍繞幫間笑調
絲聲動鼓韻發箇粉頭揮扇起舞纖腰柳裊彩袖鸞飄
鳧趨鶴驚旋轉迴翔嬌媚盡態正是天魔踏影降洛妃
破波跳客喝采不已洗爵更酌鶯喉復轉鼙鼓再向客
既爛醉了鬢扶起方纔倒寢快送清涼水旋圍金屏風
妓言別來何闊今日甚風吹送客言前月領下編戶爭

事頑不伏教耽閣度日何等晦氣又遇暴漲尖爛督人
夫急加修理功始竣又接府檄至遽率小里正等星馳
參府何思獻金之報准上格許雙刀他照銀兩多寡賞
賜有差拜恩歸大開壽宴醜客何等混雜慶幸雖大疲
困亦甚死以不得空妓言這等改咩汝府君盟果不冷
奴家亦叫太太容言休題冷字或遲一日必定拜汝夫
人宜預取重勿輕忽視事妓起剔燈照得壁間幅軸現
出數行文字來客言誰墨舉眉讀過詩云

八千餘水合走洋七十多橋分界坊人居稠密何熱
鬧商帆輻湊自四方絲聲鼓韻除晚轟歌吹之海脂
粉鄉嬌模嬌樣嬌紅粧坊中多半是女郎就中有種

老娼妓所謂八百八家孀孀婦淡粧娘濃抹嬋妍鬪
媚綺羅香洞房春暖鴛鴦被流連莫箇不倒囊誰憐
老客情境冷且呼一杯潤枯腸孤枕支醉夢易驚絲
聲猶攪月三更

客叱言老賊未死漫費紙筆不唯墨迹拙惡詩亦生疎
不堪觀也彼嘗因著錮仕途貧困難支就食四方浮薄
結習老不除弄筆猶嘲人抑可惡矣豺虎不食天投之
於有北北地寒氣利害想他熊堪否猶可憐

妓落籍多得之於豪客被拉去收山莊則已矣或畜
之坊內為外宅妓騙主言徒耗衣食恐冥中招罪不
如養阿喬為生理妾得利路君亦省冗費且君得閑

來供具易辨豈不兩全乎主依允而廟客進妓乃縱
意於其所愛不復抱鬼胎此亦本所恒例著為令久
云

孫氏北里志云多有游惰者於三典中為諸妓所奉
養必踰廟客風間竹人戲作云

菱花更理舊梳妝楚楚新衣生采光廟客誰知來格
夜枕邊燒盡返魂香

熊谷巷

船向港落帆噫喲一聲早拋下鐵錨來長年拜船神罷
言萬里破濤片帆無恙豈不慶福顧炊夫言趁早叫他
來夫領命急下脚船鑽入渠內催替妓某等率去還踪

只看美人落天，播帆始春。桃姊李妹，並堆嬌笑。言各位康健，萬福長年。言纔過一年，汝等面貌並多，生皺莫招媳婦。廢妓言是是既看過，數孫兒子滿枝多，嘲謔間絲曲競起，傾倒杯樽。想是粉香惱殺波臣去，暖响搖動龍城來。達堂詩并一絕云

港口濤驚捲晚潮，漁舟歸處宿鷗飄。此間香粉也為海，何事高帆爭擲錨。

暇庵小島詩云

將軍柱底粉香生，絲竹喧闐月二更。一擲休疑腕力健，黃金原比鍊鎗輕。

楚夢一場客披衣起，妓言急遽胡然客言載送檀客來。

繫船守令客還，船空豈得不負荆。妓言後來方便必過一夜，負心收影莫教納悶。客唱諾去，會一老人過，妓揪住不放，言請吃一盃去。老人推辭言去，寺供花非迷蝶也。妓言供花亦功，飲酒亦德。世間何事不供養，不依分說將捉他收門，老人拚命脫奔。

白山祠

白山祠者新斥土地神也。域中極寬，祠宇頗宏，神柱表立，砌墀砥布，神門聳石橋跨其間。多松翠影，映射風絃時起，信濃川匯祠下，而東注海門。檣枝送咿亞之响，棹歌傳于喁之韻。蘆洲錯出，鷗鳥群飛，景致可想矣。一庵石田詩云

神威鎮土，肅杏壇苔，砌塵清露不乾。幾樹龍松，鱗勃怒，白山祠域翠光寒。

域內置照夜燈，為行舟之的，舟或誤水路，遊於界之穀中也。神燈照萬船，與佛光照十方，一般救濟之船得登彼岸。神佛之德，其可不仰乎。車亭大野有詩云：

或訝龍燈湧，却疑星斗降。光明神域裏，一點照千艘。

白山祭日

江都之候，梅花飄桃李，綻海棠醉，嬌櫻爛，紅藥牡丹取次占春。北地則花信不能應，曆千紫萬紅一餉簇發。予謂譬之乎觀美人，彼則各別充選，此則一槩供閱。各選宜審，要嫌孤寒，一閱宜熟，不免略脫兩全，不

得雙美難舉，理亦然也。顧夫少壯主情，何嫌孤寒，老大不過娛眼，豈惜略脫我。吾舍彼取此，老類情冷者久矣。

白山神祭禮，春三月夏六月例，並用十八日，而春殊熱鬧。觀者自四方集，娼妓盛妝，衣飾鬪美，千艷萬嬌，結伴往賽羅繖，張碧臘，展鳴玉，步步生香，隊隊吐彩。顧盼翔翔，目挑眉招，賽託名耳。觀者亦然，摩肩疊膝，爭欄寓目，不暇顧酒滄羹冷也。各自批言：梅何麗，桃何艷，杏腮可愛，柳腰可寵，指點眼走評，騷魂蕩，豈不把萬紅玩之於一刻。與此刻論，直亦千金使老眼，不勝揉東里市鳥詩云。

幾隊佳人蓮步香，白山祠上鬪嬌粧。這回衣帶多新樣，道是江都演戲裝。

聞本日妓粧舉體一新，纔不褻皮，預裁之。於客歲中，紋理染色極費工夫，競取時樣，走人京師，託之織造，所以故春欲深，脚力窮，日力爭刻，達之其最快者，賞銀數兩，次照遲速等差，給賞云。

世人遊越，不得不遊新斥。文人遊新斥，不得不作詩。聞栢木如亭寓新斥最久，蓋製作多有，而今不能復多，得纔得二云。

八千八水歸新斥，七十四橋爲六街。海口波平吞溙船，沙頭草軟受遊鞋。花顏柳態令人艷，魚膽蟹螯開。

酒懷莫道揚州留，一夢此間何恨骨長埋。

六街三市起芳塵，路柳墻花一一新。此境于今猶入夢時追，七十四橋風。

詩佛摩如亭一絕云

八千八水歸新斥，七十四橋成六街。這箇如亭得意句，雄渾可見寫胸懷。

松風吟水新斥雜咏鈔一云

燈光萬點沸歡聲，月上滿街簫鼓鳴。歌舞夜深猶不散，婆娑弄影向場行。

地宜柳皆高大，沿渠斷影舟往其間。殆為汴河之想，千枝算春夜之烟。萬條遮夏晚之月，暖景涼光最可於人。

半山氏毛利有詩云

七十四橋潮往還，佳期恰及艷陽天。多情垂柳多情水，水送船來柳繫船。

修眉展黛，細腰逞態，惹財主之惠風，露嬌容之恩露。長袖拂影，嫩手攀枝，地宜柳，柳宜妓。山氏有詩云。

一川分作幾灣流，無水無時載妓舟。八百八孀何所是，柳濛七十二橋頭。

予亦有一絕云

酒戰樓樓無不酣，柳枝遮船影相參。柳猶堪數橋堪數，數到衰欹數不堪。

鐘樓在古坊，東摩沙邪巷。創於貞享四年，詎今凡百七

十五年克庵氏高橋詩云

寶爐猶暖，裊雲重，翡翠帳中鸞睡濃。一枕驚回，合歡夢，摩沙邪巷五更鐘。

三獻亭

白山祠西有酒肆，曰三獻亭。聞當初土人買醉，例擲三文錢去，因曰三文酒值之賤，可以考古也。今則妓送客多，就亭開離筵，因改之作獻去，想是其秦杯獻笑，啼粧愁眉使客不勝戀戀之情。繡被後煖，錦囊終寒，勇於割愛者，雖有寡焉。

聞一少妓送客歸，啼泣不已。或解之曰：異鄉之客，一別萬里，山河長隔，泣何及妓。曰：梳未盡猶遣他穿，一

好衣去豈不遺憾乎非哀別也

一日予被藍山氏誘而遊為亭臨信濃川彌彥角田二峰隔水相照使人超然神遊舟破雲出鳥掠波起亭主乞詩賦此贈之詩云

羅綺饒盃三獻亭鶯歌一疊灣沙鷗水光注檻山光翠知與行人洗別愁

毘沙門島

其實洲非島也有毘沙門堂因名焉閱古地圖無有此洲蓋泥沙漸積成之今猶水界其西歲月之久其漸擴田稍墾娼婦從聚今為一行樂場二酒樓連軒一曰鹽松一曰金籠東帶信川北面于海宿禰可數風帆上欄

眺望甚佳聞鵬翁亦嘗滯游迹探其詩絕無而纔得二句蓋詠此樓之景也句云

坐看天末鳥外送晚歸船

樓前有蓮蕩起亭于其中家追花候聘妓閑宴自遠望之直展采蓮之圖亭即舟風連清香送佳人嬌聲硯齋

大倉有詩云

幾隊蛾眉趁早晨蓮香蕩裡粉香新分明欲認認難得人也是花花也人

予同藍山飲鹽松樓錦雲爛熳潤香撲簾杯間得二十八字書贈主人主人極有雅致嘗住江戶廿年能識文人乃話都下昔日光景大盡歡詩云

湖蓮開遍錦雲堆，
雨來時涼靄籠手，
揚細簾放不
得潤香吹盡，
曲欄風

日和山

非山也，丘已坊北，一小丘突起，設磴上下，頂纔容十數人，三面施闌，一面鑿梯，管人更番登梯，把千里鏡探張商帆，船有號認其為誰報之，其館所館人即走舟迎之，館大小通七十八戶，丘之為狀西望佐渡島，翠色可掬，東則羽州之山隱約上，掌烟波渺茫，帆影明滅，快豁魂走去海，可一里，其間曠野茫茫，沙丘相傾，林松點綴，顧南則彌彦山，拔信濃川來，佳景如畫矣。友人竹齋三浦氏有詩云：

雨罷潮頭綠似苔，
日和阜上晚開晴，
妙脂妹粉催粧，
急報道，
歸帆入港來。

和齋白井氏絕云：

千帆相逐聚沙灣，
鷗破晴烟去復還，
佐島羽州渾如畫，
風光第一日和山。

其西有茶毘所，予登此，適人影中張朱繖，問之，傍人言喪家火，尸僧來誦經也。知佳人亦化灰，使人起粉靨，體之感，其東北臨海，置衙檢賈船，出入謂之水戶番所地，宜林檎翠鳩小日氏有詩云：

林檎此地使郎疑，
不啻娘妍菓亦妍，
想像治粧微醉，
態態脂朝臉，
露媚娟娟。

寄居村往時寄居

寺坊之西有村曰寄居農人開圃種四時之蔬每朝搬
來入市圃之北松樹為林外面幽邃似無人之境而酒
店住于林中曰行形亭塔起數榭待遊客客携妓至松
韻和絲聲空翠滴紅衣此度舞曲彼戰豁拳復堂鈴木
有一律其二句云

松杉影暗孤王廟絲管聲喧六合庵庵今沒

亭後得丘安穀神祠春夏之交割烹家就祠之側起棚
青帘招客

新斥富魚蝦固可知而春鯪秋鮓此為最大漁獨之鱣
鱣但得之信川者味極美而得極少屠肆所賣槩自與

州至所謂客魚味之值貴入冬八眼鱮出值甚賤略堪
為下物酒自羽州大山來者為善始不讓上國之佳釀
復堂有詩云

搶港大山新釀船遊人趁早試金船杯名知不七十二
橋上買斷春風是此船

客窗遇重九予亦買一斗樽自壽適茗山三禪皆至予
喜可知矣傾盃談舊茗山念句云秋思濃時吟思動三
禪廣歌曰大山傾處玉山頽盡歡而別

漁

鯪魚為第一漁鮓次之鮓中秋至冬鯪中春及夏東風
始暖堅冰既泮漁人築沙作壁苦覆其上左右開門聚

居于其中爰炊爰寢，鯁之來海面鷗聚而起，望鳥知伏，事與兵同。漁長麾衆，連走舟行，下網距岸數里，圍繞而回。鯁陷死地，不能脫也。左右戮力挽網，或偏舟復走，建櫓表識之。右偏則分左助之，左偏則分右助之，網正而倒。櫓當下坊間，貧人不論男女，爭出助力，皆赤身禪篋，遮腰下，聞助力者不唯受其直，網中之魚除鯁魚外，分取為賞錢。云漁時觀者糜至於，是酒肆就濱起棚，風帶飄雲，芳烟走海，嬌容拉裙釵，來笑語紛劇，綺羅成叢，地轉沙漠，境闊佳麗，網有囊，所謂九罟漁者，蹈浪叫喚，歐鯁於囊中，既挽畢，鯁如塵而所得之利一網千金，漁人凱歌觀者撤筵。

一日劍客佐佐木某推開稠人，迫觀惶忙中漁夫誤撞之，某大怒，徑把夫踢翻，狠拳亂打，衆畏不敢聲。一士人前進代他謝罪，某顧言汝狄，嗚無敵視我乎，此試賭勝負，士欠身再三推辭，夫得空抽身逃去，某益暴跳不肯容，士知難推言拙伎不足取對，請一試辱教，拓木刀進某叱言與汝併命，不刃何用，愧一愧拔劍來擊，士急跳身閃過，走劍迎取，搦戰一會，某漸漸刀亂招架不住，上喝一聲槍入，砍倒觀者為快，喝采動海，是土人口碑所存，或言事在慶長年間，今不能詳之。古記錄所載佐佐木氏，馬察軒不知何許人，士人荒木氏稱主水羽州山形人，後自京師送書於

宮川齋藤二氏云

鮭魚初上漁舟爭先而客載妓來鱗方跳網銀早送囊
鱗銀交易為膾為羹各口一味莫不叫傑驚波濺妓衣
漁人口中竊言汝豪客無非不這風味飽他一嬌笑麼
同人也彼如是而我如是彼皆醉我獨醒安知他日不
葬於江魚腹中我生意亦苦却見詩人弄筆賦漁家樂
境果然使汝披瀝蕞何如堪苦我只在八千八水上度
活未試八百八繡風味况那聲妓奈得下筋嗚呼尚志
堂味方詠繡一絕云
姊妹如雲香粉新橋邊柳所趁芳春翠眉不画姿粧
淡別有多情繡婦人

驛道中央東折航信濃川抵沼垂驛海嶠青木渡頭口
占云

溪流分派信山來傾瀉海門轟萬雷多少商帆開如
織一帆纜落一帆開

法座

鸞家說法聽者群聚如恒河沙亦足以觀新斧繁昌
因錄非毀佛也非謗鄉也讀者知

本邦佛法之盛數宗分派諸方施化而越多奉淨土
新宗其專信之俗猶如僧朝夕頂禮南牟之聲比隣
相和按越人溫柔敦厚易勸善也但譽之溫柔毀之
愚痴禮曰溫柔敦厚其敬也愚越亦然或曰然則越

無一人知者邪。予曰：嗚呼！是何言！我只不過言其敝。凡事之敝，何獨佛法。莊周所謂以仁義竊天下，以諸禮發墳墓，傷敝亦大矣。可憐今之儒，以詩文竊名，我恐來世之報牛馬難望，纔受小蟲之苦，而極樂往生不夢見也。

新斥佛刹凡二十八，新宗居其半。住持教化之外，客僧月至，化度檀家。上坐說法，因謂之法座。其說曰：下有十八地獄，上有三十六天堂。地獄者閻魔大王所治，天堂者阿彌陀佛所住。佛之本願欲教眾生超昇於天上，而受諸快樂。乃今眾生發願信心，唱佛名，必得極樂往生。或作惡業，亦立消滅。執持名號，足矣。神

不足敬也。鬼不足畏也。祖先在天之靈，亦不足祭也。我如是聞，至其深理，未知何如也。

客僧上座，聲咳一聲，說起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土，有世界名曰極樂。樓閣以金銀琉璃頗利瑪瑙合成，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蓮華大如車輪，晝夜雨曼陀羅華，雜色之鳥，迦陵頻伽等妙音相宣。彌陀之本願欲使慾界眾生皆生此國，而吃百味之飯食，受萬劫之快樂。以故眾生發願一心不亂，專念佛名，及命終之時，彌陀佛必來迎。雖然，諺所謂地獄沙汰，亦是金天堂，亦無使用乎。且其過十萬億土，房錢亦不費。譬今欲遊遠方，不帶盤纏，何以得至。須慮之於生前，快捐金錢，預種夙

緣佛亦不能度無緣衆生。欠因緣受快樂。理所無也。鷹
之人游新斥。嫖妓不破重貨。奈得快樂。雖淨土異於穢
土。理則一樣。汝善男女。須解此道理。計之於未死身。既
茶毘。何如得帶錢。經曰念佛念法念僧。是爲三歸。依送
我金錢。即奉佛也。千萬男女。南牟一口箇箇拋錢。婆娑
泣下。

錄翹楚

隋園云。天生人最多。生美人最難信。哉斯言。思夫美
人之爲美不止。面貌之好。身材均調。姿態嬌媚。舉體
不可選。而美始可稱也。夫然矣。美人難遇。猶如鳳凰
不可得。而見與得。見孔雀斯可。然則雖眉不如蛾首。

如螓手如蕙而亦足。雖髮不如雲。眸如星。腰如柳。而
亦足。且人各有所好。以我所愛。不得強人以汝所憐。
不能動我自非子都。無可選。孰復見妓。雖遊三都。妓
院果見姣。則未矣。況此地惡望之。雖然蛾眉不無也。
螓首亦有之。星眸不無也。蕙手亦有之。且也。娼妓陪
筵。善歌曲。則亦足。不必主姿色也。略錄所聞見告之。
於四方豪客。庶幾其來游。而擲資於其所愛。但一見
難了。况所聞安得審之。且所告之人。亦或佞於其所
好。果知寶視燕石。而遺脫趙璧。請宜更閱土人花案
也。

錄時居士閣筆。大哭嗟夫。我擲千金。可羅致百爾。趣

楚而一一品隲而容囊索然爭奈得之又大哭窮
大老矣或懷萬金亦奈得其然李商隱嘗言必不更
把棒呼狗窮措大喚妓女又言不相稱老翁入娼家
之二者我兼有之抑可嘆哉或難之曰錄色告人無
傷於道乎予曰然矣雖然一張一弛者文武之道語
不云乎樂而不淫青樓則公道賣色世人弛情取樂
之地擁資者何不來游以取樂笠翁言素富貴行乎
富貴人處得為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
而行乎貧賤矣予則欲使富豪履其道而免錢奴之
謗蓋亦一道我豈不義而示之乎

某戒予曰儒說女事固不雅况此妓女不如無筆也

予應之曰子則知今儒已詩開卷曰淑女且孔子不
削鄭衛書亦開卷曰釐降二女易亦初而曰牝馬曰
求婚媾儒說女事何不雅且漢之游女蓋妓見金夫
不有躬亦恐妓雖我不儒亦苟學道者書之何難忍
熟著頭巾我所不取也其二記於是乎記

阿芳池田 頤人頤美而艷嬌豪擅場風流排陣

阿登和亭間 姿眉清麗天資溫柔置人於春風中

阿今島本 妙齡善舞眉目如畫予贈以一絕云玉盞吹

香別占春桃李畢竟眼邊塵三千粉黛渾如

洗羅綺叢中第一人

阿八重會津 鶯聲過雲蝶舞生春画美人得魂跳出

阿百亭會津 艷豐秀麗牡丹凝露知使君王帶笑看

阿市節亭 年甫十一星眸桃靨輕妙度舞呀謂寶貝

阿代亭會津 亦未破瓜眼凝秋水眉画春山舞曲並巧

千代梅亭 美音妙彈善度常盤津曲

阿秀亭木葉 殊色織妍風度超群

阿芳物瀨亭 濯濯春柳香烟薰月

阿志女亭敦賀 粧妍靚雅嬌舞生花

阿末亭會津 舉止閑都品格貴嬌芙蓉出水

阿千代鹽亭 海棠方醉宜把燭照

阿安亭小熊 舞蹈輕便楊花因風

阿北漆亭 風情綽約善按舞曲

阿銀亭會津 手逞三絃之操態不愧嬌之一字

阿稔節亭 梅花獻笑鶯喉轉玉

阿蕙亭田卷 清瘦怯風瞳人點漆

阿市亭遠藤 姿眉娉婷光彩動人

阿琴亭上村 蘭身蕙才風流自會

阿雛亭加賀 茶蘼穠餘春猶令蜂蝶顛

阿代亭當銀 善按舞善擷笛才賽姿色

阿繁亭盛 綽態柔情溫陽三過壓倒一場

阿苑亭金澤 傾身玉立風情綽約

阿虎亭加賀 輕盈妍好善度歌曲

阿蓮亭佐渡 天然韶秀顧影自憐

阿半勝見 豔冶輝媚顧眄自憐

阿傳加賀 口訥手敏唱則雲留彈則魚驚

世知下總有莊五郎而不知越亦有莊五郎惜其漚

波 警記平年見太

浦井氏名英敏字某初稱藤四郎後更莊五郎其先越前士族避亂於佐渡寶永年間其孫某移越後為民住新床賣兵器開布舖其四世之孫曰英信生英敏英敏性直氣豪以信交友輕財周貧衆推長者天明壬寅別主課民出金其數若干兩分為二俟來歲納其一而翌年天下凶歉買船不至米價翔踊資財不通民窮不能辨措池支右衛門者刻薄掌坊政其屬益殘忍督促不

少貸英敏憤而悔之密與衆謀欲告訴延期坊吏察知誣英敏以朋黨之罪衙尹石垣佐野二氏常與坊吏通關節便捉英敏下獄於是鄉勇奮起各操器械結隊殺進蓋欲奪英敏且仇於所怨也坊吏惶恐報知其由二尹急率兵丁來防而鄉勇權太郎三四郎善七等驍勇善戰衙兵抵當不得紛靡四散猛聽炮聲數發石垣氏躍馬突出衆辟易欲逃有黑裝束者聲衆叫聲空炮不足畏也舞劍取石垣氏石垣氏戰不敵回馬便走佐野氏在後隊令言虛炮不為用速下鉉子炮復發權太善七竝立黑裝束人令衆乘屋擲薪木此地所用薪如兩不能復裝炮衙兵遂敗衆捉池氏打殺危死毀仇家

凡十數戶實八月廿六夜也天明鄉勇潛迹衙兵委頓
果能檢索入夜鄉勇復起石垣氏出黑裝束人迎戰石
垣氏殆危其僕幸藏自背後來救黑裝人顧叱一力砍
翻石垣氏纜得脫衆擒佐野氏將殺之黑裝人令鞭放
之蓋慮後之何如也石垣氏急放英敏使之勸解衆怒
未征而鄉勇既散乃亂治犯罪英敏擔當以身代衆須
藤規方座規方稱佐次兵衛罪歸二人遂解本城收獄
黑裝人亦被逮其人姓五賀氏稱野右衛門終身於獄
云翌年甲辰以某月日首犯服刑二人從容就死泣有
絕命詞石垣佐野二氏奪職幽家坊吏某等竝譴逐嗚
呼殺身成仁英敏者可謂仁而傑者也

錄文藻

有其實而其名漸豈不可惜乎今錄所得示之世如
柳灣竹沙菱湖則世既知為新斥人因略北海穆翁
仲勉世既遠則并錄光其鄉云

北海片山氏名猷字孝秩家世農至北海始好學年甫
十八游京師為儒家屢空至性事父寓大阪游事於岸
和田侯受其廩給寬政二年卒年六十八

穆翁五十嵐氏名俊明字方德一號孤峯敏達好學以
入京以詩稱畫名殊躁既歸鄉寶曆中越大飢傾資贖
貧天明元年沒壽八十二

片原名元識字仲勉穆翁子從父學畫別出機杼適京

師名勳輦轂下歸鄉死天明甲辰十一月也年三十九
三男長曰主膳即竹沙也

克明田中氏儒今不詳

侃齋石川氏名輅字公乘俗稱龍助予誌其墓

樵堂侃齋男名某字某稱佐太郎善畫殊巧花鳥無善
書先父卒

洲尾岩田氏名恕卿字忠治未弱冠游信州松本城寓
龍田梅齋家遂出江都入古賀氏之門學業大進某歲
再來松本城將西游既發途嬰病反松本而沒文化十
三年八月也年廿五

藤田氏名昇字某行迹不詳有荆山集今抄一詩云

一簑驟雨濕青苔窓扇推時夜色催螢火以隣燈火
細流光點點照書來

龜井氏名津平精算術聚徒教授後從百川氏某受訣
乘除之法比世所用極簡新斥商賈至今皆用其法稱
龜井算

三村氏稱雄之助好學能詩

白井氏號華陽能畫著畫乘要略

玉木氏名勝良稱彥兵衛好國學善歌

釋興雲住持善導寺善書菱湖初從師學

釋活湛住宗現寺得拈花之宗旨鄉人歸依

釋鐵龍興雲弟子嗣衣鉢能畫巧山水

釋不退院新宗精其學鄉人尊崇

力士鸞濱漁家子適江戶為谷風弟子後更名玉垣

鑑亭北村氏善俳偕

鷺洲長野氏又歸江西善俳句

白井氏直道予誌其墓

江口氏號善平好文雅築別館待客文墨之士來游者

莫不投馬當初權資者學好文愛客今則受擅那之稱

者莫解一丁字者抑可憐矣

井上氏稱仙右衛門號白仙予誌其兆

錄孝

仁者人也人之為入之道必始于孝可資以事况可

資以仕君可資以交友禮義忠信皆由孝成而孩提

之童莫不知愛其親智亦以孝為始乃孝而子可稱

子人可稱人故曰子者男子美稱細論之則莫違禮

而孝不失敬而孝唯病之憂而孝知色之難而孝仕

士之孝戰沒不顧處士之孝身體唯全當事爭觀色

諫孝道之大士君子猶苦難行匹夫之孝其可不敬

乎是以官賞賜旌其閭閻得之而光鄉得之而光

國得之而光今錄之光新斥云

工人市郎兵衛早區父母善事祖母寬延三年官賜

銀二枚

盲人清一至性養父延享元年賞銀五挺

寡婦阿豐善養舅姑寶曆六年褒銀十枚
寡婦阿曾與善事舅寶曆五年賜粟廿苞
處女阿野登住江戶以孝聞賞錢若干緡
善助初住所田氏後所田氏老且病移養之於家延享
元年賜銀五挺

傘工長九郎以孝聞天保甲巳賞銀五餅給俸一口

松浦氏久藏事母至孝弘化丙午褒銀五枚

漁人勢太郎善事父母及祖父弘化丁未賞銀三枚

菜丁由之助至性養母弘化戊申褒銀三餅

二國屋音藏孝于母忠于主人賞賜銀五枚給俸一口

寶安政己未春二月也予適新斥賦此贈之詩曰

經竟堪耻黃金買爵抑何榮一人忠孝萬人
悅不啻朝家錄姓名



